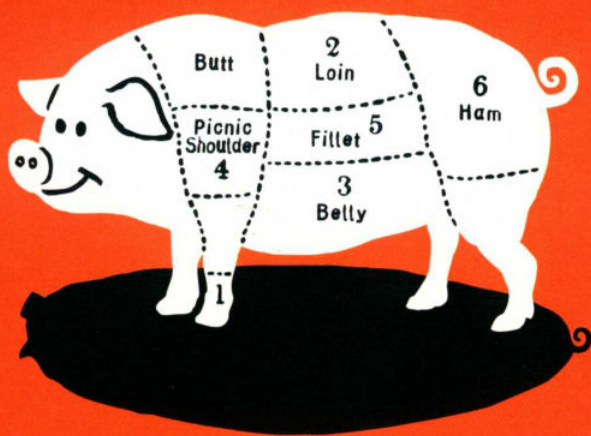


肉小说集

(日) 坂木司 著

山吹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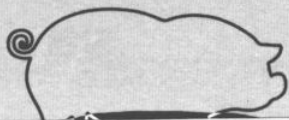
pork

肉

小说集

(日) 坂木司 著

山吹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原名:《肉小说集》,作者:坂木司,原版设计:石川鞠士(the GARDEN)
NIKUSHOSETSUSHU

©Tsukasa Sakaki 2014, 2017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7 by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, Tokyo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9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Ltd.

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:01-2019-383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肉小说集 / (日)坂木司著;山吹译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19.9

ISBN 978-7-5133-3663-5

I. ①肉… II. ①坂… ②山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75551号

本书为引进版图书,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,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,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。特此说明。

肉小说集

(日)坂木司 著;山吹 译

责任编辑:汪欣

特约编辑:马佳林

责任印制:李珊珊

装帧设计:何晓静 杨玮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马汝军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88310888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:6.25

字数:122千字

版次:2019年9月第一版 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133-3663-5

定价:38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:020-380310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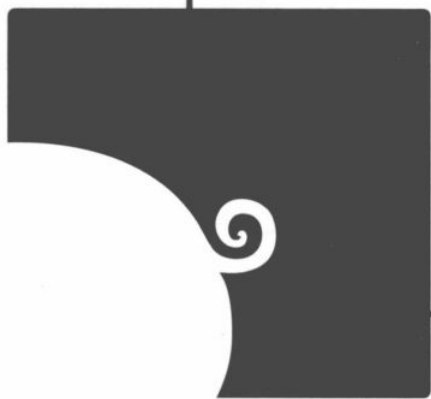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contents

武斗派的脚尖	001
美国人的国王	029
你喜欢的猪五花	069
肩膀的负荷 (+9)	095
鱼的里脊	123
一小部分	153
后记	183
解说	187

武斗派的脚尖

1.Trotters



猪蹄片是前辈的心头之好。

从歌舞伎町步行一段距离，就能走到一家韩国料理店。每每结束一单大生意，他都会去那里点上一份猪蹄片。

“真好吃。”

前辈喝着真露烧酒，往切成片的猪蹄上抹味噌酱，嘴里吧唧吧唧地啃着。我为他倒酒，不置可否地回以笑容。

老实说，我不太喜欢猪蹄。虽然明白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有益于身体健康，但那种既不像火腿又不像肉的口感令我感到不适。猪蹄片是冷盘，所以吃的时候嘴唇会发黏。我原本也不喜欢吃放凉了的肉类，连火腿都会尽量烤着吃。

前辈却会用生培根下酒，更不用说猪蹄了。

他一向独占欲强，玩游戏和吃猪蹄都是如此，所以我从不动筷子。可是有一次，他突然把盘子推了过来。

“要吃吗？”

“咦？”

“让你吃吃看，夹吧。”

那天前辈心情大好。由于我没有拖后腿，重要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交了差。

“不用客气。”

前辈非常小气。之前我吃了他钟爱的一块茶点，就挨了他一拳。那样的一个人却拿出了他最喜欢的食物。

“是嫌弃我的猪蹄吗？”

“不，没有的事。”

我诚惶诚恐地伸出筷子，夹了一片猪蹄，配上大量蔬菜和味噌酱。前辈倒是对肉以外的部分毫不介意。

“怎么样，好吃吧？”

我咬着筷子尖，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。猪蹄并不好吃，虽然加了很多味噌酱来冲味道，但还是能尝到一种特有的臭味。可我不能道明这一点。

我咬下难嚼的冷猪皮，嘴里变得黏糊糊的。猪肉被我的体温同化，融化在口中。这么一想后，我突然觉得毛骨悚然。

“你是一个废物。”

我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实在不想违背他的意思。

何况我根本无力招架随之而来的暴力行为。

“不过啊，就算是废物，努力一把的话也能做出点成绩来。你不必想太多，就照我说的去做。”

我装出颇有感慨的样子，对着他点了点头。口中是黏糊糊的猪皮和软骨，一直无法下咽。

而此时此刻，我再次直面猪蹄。

前辈不在这里，所以没必要点猪蹄。为何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我只是点了一份再寻常不过的关东煮罢了。

“你要这么说也没办法，关东煮里本来就会放猪蹄。”当我发牢骚说自己没有点这个的时候，站在柜台里侧的老板不解地说道，“实在不喜欢，留在盘子里就是了。”

对方摆出一副老好人的模样，又对着我笑了笑。我说着说着，就闭上了嘴。我不怎么会抱怨别人，原以为和前辈一起工作后早已对索赔这种事习以为常，但仔细想想，我不过是习惯了听他破口大骂罢了。

换作前辈，遇到这种情况又会怎么做？他会觉得自己被糊弄了，因而大发雷霆吗？还是说，他会像往常那般一言不发，只是一个劲地用脚施加暴力？

“实在不想吃，就当作汤渣留着吧。这个算是给你的补偿。”

老板说着，往我的盘子里放了热气腾腾的香肠。

“香肠……”

香肠没有用面糊炸过，而是那种夹在热狗面包里的细长肉肠。为何关东煮里净放这样的东西呢？我只想吃得入味的白萝卜和竹轮，配苦涩的酒下肚罢了。

我究竟进了一家怎么奇怪的店啊。沉闷的心情挥之不去，讨厌的猪蹄映入眼帘。它不像前辈点的那种猪蹄片，而是一整只大猪蹄

子笨重地搁在那里，从视觉上就让人受不了。与其说那是蹄子，不如说更像脚尖。

说起来，我甚至无法成为一匹孤狼。我暗自想道。



说起来，从三流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偏离了社会精英的轨道。

我本该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，在前辈的指导下出人头地。可那时我被父母和身边的人说服，心想至少读到大学毕业。

而且大学毕业后，我居然像其他应届生那样进入普通企业就职。当时正值泡沫经济时代全盛期，只要你愿意，总有企业为你提供就职机会，我也顺其自然地成了一名公司职员。

随后经济急转直下，当我对此有所察觉时，已面临三十岁的大关。我忙于工作，没有女朋友，也不曾换过工作，和学生时代一样住在父母家。这样看来，我的日子过得毫无乐趣，每一天都只是得过且过。

我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加上在原来的公司里苦于人际关系而无法发挥自己的实力，便鼓足勇气踏入了神往已久的那个世界。

我原本就是武斗派，所以无法适应公司这样的地方，也是在所难免。

从小我便沉迷于职业摔跤和格斗技，还会专注地研究相关杂志和电视转播。读大学时我去过比赛会场，也曾心无旁骛地钻研武斗技巧。只是父母阻止了我的道场学武之路，我也没能遇到街头对打的机会，不由得感到遗憾。

若是当时了了这个心愿，我便能发挥自己在线上学到的本领了。

继格斗技之后，我又迷上了侠义电影。

自从走入社会，我便不断受挫。每当沮丧失意的时候，我都会看看侠义电影，再次点燃自己的一腔热血。男人的世界为仁义二字而活，那种称兄道弟和以老为尊的氛围也很有味道。

“你都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，怎么连电脑都不会用呢？”

一位年纪轻轻的女职员对我说道，眼神里满是轻蔑。真希望她能去那个世界学学辈分情义。只是长得有点可爱而已，该不会以为光凭这一点就能横行社会吧。像这种爱追求名牌的女人，总有一天会为了赚黑钱进入风俗业，充其量只能过上那样的人生。

“就合作到下一份合约为止吧。”

客户方的社长用这句话结束了合作关系，全然不顾我们之间的长年交情。在讲求商务效率之前，倒是先遵守人情义理啊。像这样的家伙，总有一天会在自己的公司面临危机时孤立无援。社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嘛。

“对了，听说你是武斗派，骗人的吧？”

酒会上，一个和我同期进入公司的男人突然打探我的个人爱好。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说什么啊，就凭你那肥嘟嘟的肚子？你只是一个爱看职业摔跤的阿宅吧，难道还想用那种蚊子般的声音叫嚣着‘我打！’吗？”

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我再也不想待在这种公司了。这些看不起我的家伙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。到时可别大吃一惊，毕竟我是武斗派。

没想到重新找工作困难重重。或许是年龄到了瓶颈，有好几家公司拒绝了我。不过在前东家累积的业绩获得了认可，我得以找到理想的工作。

一开始，无论是前辈们的日常举止还是工作的环境氛围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我心意。每次听到别人哪怕一句谨慎的措辞，我都会心生感激，也会努力去学习这种言语礼仪。更何况我还遇到了理想的前辈，光是能一起行动便觉得开心。

可不管怎么努力，我都无法融入那个世界。虽说从一开始就了然于心，但我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的内心可是武斗派。

“或许你得从头学起吧。”

别人总是叹着气，对我拳打脚踢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用着自己并不熟悉的专业用语，朝着工作的第一线往前冲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却未能崭露头角，随即就被调去做幕后工作。

尽管不受待见，我还是没有泄气，幻想着自己总有一天能活跃在舞台上。

我在挚爱的电影里看过这个世界，即使身居末位，也依然没有离开。

做做白日梦，又有何不可？



或许是活在梦中太久，我在工作上出现重大失误，造成了一千万日元的损失。面对这样一个天文数字，前辈自然是暴跳如雷。

“身为大哥，我本该为你扛下责任，可这次恐怕是没办法了。”

最终还要看社长如何判断。我被叫到接待室，里面除了社长，还站着一排从其他部门过来的前辈。这可不得了，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。

“说来说去，你也已经过了试用期。”在漫长的一番说教之后，社长靠在黑皮椅子上如此说道，“要是还不上一千万日元，就等着被切小指吧。”

室内的气氛顿时降至冰点。这就是黑道啊。我在侠义电影里看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，而此刻我便是这一幕的中心人物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内心激动不已。

“啊，您说的是‘断指’吧？”

我藏不住声音里的喜悦。这么说完后，社长露出怀疑的神色。

“你这家伙在想什么啊？”

“社长，他还不太适应这一行。”

前辈装作无意地为我说话。可社长依然紧皱眉头，扬了扬下巴示意站在身旁的男人。

“拿过来。”

随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块白木板、木匠常用的凿子与铁锤，和电影里的小道具一模一样。对方抛来一个问题：

“惯用手是哪只？”

“噢，右手。”

话音未落，我的左手便被固定在木板上。他接着问我：

“你希望由谁来动手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一头雾水，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这时，一旁的前辈突然插话道：

“毕竟是我的小弟，就交给我吧。”

前辈说着，把凿子和铁锤拿在手中。他看上去是那么侠肝义胆、无比帅气又气势过人。

可是，我不喜欢疼痛的感觉。我反对暴力。

“我选择还钱，用现金付清。”

语毕，前辈停下了动作。

“什么，你有办法弄到一千万日元吗？”

人群里有一名同事紧张地问道。

“这个嘛，我有一笔定额存款。”

我老实回答。室内顿时一阵骚动，打破了平静。

“啊……这样再好不过了。”

前辈扔掉工具，仰天说道。

“你也说过之前是工薪族嘛。”

同事百无聊赖地耸了耸肩。

“不，这个嘛……”

我才察觉到自己破坏了黑道的规矩美，但为时已晚。

上司看着我，像在看什么可怜无比的人儿一样。

“回去的时候去一趟总务处吧。”



我憧憬着侠义世界，但被格斗界拒之门外，便选择加入以经济活动为主的暴力团伙。这次过错最终只是补偿了损失，以普通的形式善后。

来这里之前，我多少存下了一些钱。因为住在父母家，我也没什么机会花钱，再加上在泡沫经济时代入职，待遇还不错。等存到一千万日元的时候，我便转成定期存款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如果以后

交了女友，拥有这么一笔结婚基金，心里也比较踏实。

去过总务处后，上司再次把我叫去，说完解雇通知后给了我一只用来装私人物品的纸箱。

“总之装装样子也好，这个月你走得越远越好，否则我们无法杀鸡儆猴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他似乎觉得麻烦，又说道：

“之后我们会放出消息，就说你被切了小指后逃之夭夭了。”

在我整理行李的时候，另一名同事远远走来，向我搭话道：

“你把自己的存款都搭进去了，我给你介绍可以一醉方休的去处吧。”

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，并告诉他自已有两笔定额存款所以没关系。他大吃一惊，烟头从嘴里吧嗒一下掉在地上。

“你原来是大富翁啊。”

他像看着外星生物般看着我。

“这样的话，干吗来我们这里做事呢？”

刚才在接待室里的那名同事嘀咕道，声音听起来有些愠怒。

这样可不行，我反对暴力。

“我也是有苦衷的。”

我竭尽全力用低沉有力的声音回话，然后拂袖而去。

直到最后，前辈都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

“看来不是我们这块的人呢。”

就在我面对猪蹄睹物思情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这么说道。我抬起头，发现是右侧那个同样坐在柜台边的年轻男人。或许是因为长相出众，尽管穿着不修边幅的T恤，他看上去依然仪表堂堂。

我不擅长应付这种自信满满的年轻人，借用他的话来说，我和他不是一路人。

“咦，看得出吗？”

既然他没有使用敬语，我也只好像他那样说话，所以我不喜欢年轻人。

“看不出才怪，这么大热天还穿着一整套西装，哈哈。”

听着对方轻浮的笑声，我怒上心头。这套西装是我学前辈买的，虽然是批发店半价出售的打折品，但显瘦的细条纹图案和红色宽领带看起来像模像样。

“无关天气冷热，我就是这样的穿衣风格。”

我拿起玻璃杯一饮而尽，瞪着身旁的男人。如何，这下分出胜负了吧？

“风格啊……不过，道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。”

听到“道上”这个词后，我才发觉是怎么回事。他会说“这块”和“道上”这样的黑话，看上去也不像正经人士。我的心情缓和了一些。之前还以为他说的是“岛上这块地方”，没想到是指“地盘”。

“你来这边出差吗？”

“算是吧，至于个中详情，我不能透露。”

就算撕破我的嘴，我也不会说是为了伪装成逃跑才来这里打发时间的。

“哦，感觉像是卧底侦查，真酷啊。”

反正要待上一个月，只要不是语言不通的地方就行。而我既讨厌严寒天气又怕无聊，便选了一个避暑地。旅游指南上说，冲绳住宿便宜还有美丽海景，适合长时间逗留。

“卧底啊，要这么说也可以。”

我之所以穿着西装来这里，是因为不想在陌生城市的小酒馆里被人瞧不起。我穿着和前辈有渊源的衣服，戴上了和前辈差不多款式的细银边眼镜。

可是，西装里侧已被汗水浸湿，眼镜也只是摆设。我看这家店只有本地人进出，便走了进来。

白天去了一家面向游客的冲绳荞麦面店，着实不妙。我在那里换掉Polo衫和长裤，穿上了一整套工作装。

“卧底不能暴露一点蛛丝马迹吧，比如住宿还是会用假名去登记吗？”

男人似乎来了兴致，接连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就像刚踏入道上时的我。

于是，我如他所愿回应道：

“那是当然。还是有不少旅馆可以瞒过去的。”